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民國時期
出版史料
續編



吳永貴
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吳永貴
編

民國時期出版史料續編

第五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五冊目錄

國立華北編譯館館刊

(偽)國立華北編譯館館刊編輯部編

北平：

(偽)國立華北編譯館，

一九四三年出版

第二卷第一期

.....一

第二卷第二期

.....一五三

第二卷第三期

.....三一九

第二卷第四期

.....四八一

第二卷第五期

.....六三一

國立華北編譯館館刊

瞿益鐸署檢



二之一

國立華北編譯館館刊（二之一）

目次

插圖

景印陳師曾先生染蒼室印存

國史雜議

羅益錯

龜卜通考

沈啓元朱耘莊合編

潘季馴年譜

韓仲文編 蔡申之校訂

日本之思想文化

三枝博音著 舒之鹽譯

菲律賓之少年生活

窪田文雄著 舒之鹽譯

太陽之熱與光之源

原田三夫著 王炳勳舒貽上合譯

讀澗于日記

徐一士

黎明之前

島崎藤村原著 張我軍譯

國立北京圖書館南運書籍回館誌略 王鍾麟

圖書介紹（三則）

日文新書偶誌（十則）

學術文化消息（十五則）

館務紀要（三十一年四月分五月分）

代訊（三則）

本刊於去歲已出版三次，茲第四次出版正值新年更始之際，當與時偕行，力求振刷。除增加文字篇幅外，併酌插藝術圖畫，藉增興趣。

本刊職在揚榷文獻，海內外嗜學之士，多有願假本刊作同聲之應者。特自本冊起，酌為刊載此項徵求，及答復之通訊，藉效壤流之一助。

本刊原定專為交換而設。但自發刊以來，於預定交換贈閱者外，各方來函索取，暨到本館詢問者，日見其多。而各書局亦請為代售，以應需求。不得已自本冊起酌定售價，俾資普及。如承讀者愛好，併購前三冊者，亦以本冊定價為準，幸注意焉。編者



景印陳師曾先生
染倉室印存之一

國史類議 (一)

瞿益錯

凡一國文化程度當視其國民了解其國史至於何等。何則。民族文化之所由構成。必賴其先祖多歷年所之經營漸漬。其經營勤苦。漸漬深醇。則其文化尤爲特出。苟其不能了解。則後嗣必不能承其堂構而宏其遺緒。中國文化之歷史誠哉其光輝燦爛。然而國民之所以了解國史者何如乎。言念及此。不得不爲中國文化懼也。中國有史乎。非無史也。乃無以民族精神思想爲脈絡之史也。記一代之興衰非史。叙一人之行事非史。乃至臆陳制度之沿革非史。即推究學術風俗而不能原始要終合其面而而觀之者亦仍非史。所云乎國史者。史事則信而有徵。史意則存神過化。然有信而有徵之史事。方能得存神過化之史意。乘存神過化之史意。方能考信而有徵之史事。古今載籍雖曰極博。然而文獻

不足。自古已然。一人之時代。一物之形狀。一事之異同。動即費盈廷之爭辨。窮年之考核。史事且未能有定說。遑云能得史意。歲紀縣邈。人物殷繁。習漢書便名一家。讀通鑑難終一遍。古之賢哲。且或遜謝未遑。俗學小生。真有不知馬班爲何書漢唐爲何代者。不得已。強令諸生闇記某朝有何帝王。某帝有何事迹。等於估舉而已。試問以某事發生何地。即今何縣。某事某事相去幾時。孰先孰後。殆十九不能對也。何者。了無史意以貫串之。不見其倚伏迴合之迹。則滿地散錢。雖誦習終身仍苦難記也。承學之子。見此等書。必惡其索然無味而望望然去之矣。夫人情未有不喜聞故實者。即民族未有不自愛其史者。吾國人獨僅能好寓言八九之小說戲劇。是蓋以不正確之故事爲史也久矣。此國人之耻也。亦國人之懼也。今而後其必有投袂而起以謀之者。然古今人迴回許久而不敢爲者。豈一手一足之所敢任。竊以爲宜先取國史上問題。引其端緒。以俟討究。觸類旁通。漸獲新解。崇臺九仞。起於累石。余既恆與諸從游者申論及此。輒不辭固陋。略記其凡。以導先路。不復餘次。固有待也。同聲相應。企予望之。

自來所謂分代之說往往爲一種偶然之見解所誤。例如南北朝之說。遵李延壽之法。以建國於北者爲北朝。在南者爲南朝。誠是也。然若斷代而以宋齊梁陳爲南朝。魏周齊隋爲北朝。殊不合理。自梁武季年。侯景南渡。魏主西奔。以至開皇九年以前。中國之割據稱尊者無慮四五。就中西魏猶爲拓跋氏之正統。由此啓周啓隋。以至混一宇內。平蜀平齊平陳。次第井然。至若陳氏僅據江左數州。以與後梁相頡頏。猶恐未逮。更非晉宋齊梁之比。豈得獨存陳而置後梁於不足齒數邪。故隋文帝之平陳。對羣臣云。遣一將軍平一小國。誠輕之也。平陳自是意中事。漢末淪陷之郡縣。尙有三韓。文帝父子之蓄念。固在彼而不在此也。非恢復三韓。猶不得爲真一統。乃後人論隋祚輒以平陳爲快事而以征韓爲多事。是特先有一宋齊梁陳之陳說橫亘胸中。故不能深解當時人之所見耳。通鑑以開皇九年突入隋紀。以隋繼陳。實有倒置之嫌。沿訛襲謬。宜取而矯之。

昔人譏南北史似小說。而不知南北朝人之生活狀態非小說不能傳出。其似小說自是當時實錄。雖良史不能易也。若任歐宋執筆。殆將疑竇以成漢書體乎。其實漢書如萬石君傳如東方朔傳何嘗非小說也。小說原不足病。要在其能存真耳。宋以後之史。盡據家乘碑志。不似小說。顧其真何在。即如兩宋之事。求之宋史。遠不若求之於宋人小說如沈洪陸葉諸氏之隨筆。反能廣載異聞。闡發法意。而一則濫廁乙部之名。一則貶從雜家之列。然則國史之爲患。不患南北史之似小說。而患宋以後史之不似小說耳。宋事頭緒最多。他日折衷羣言。標舉新解。殊非易事矣。

吾國有編年之史。有紀傳之史。有制度之史。古人似已成致力矣。獨無方州之史。華國國志最爲近之。良以已

蜀自爲風氣。可以自成首尾。而他州似不能也。然古來區域有攻守治蹟人物風土足以影響全局者。如燕趙自職國以後爲用兵所先。唐中葉以後漸爲中國治權所在。國史之中。宜專列一篇以叙其事。他如軍鎮之寄。如吳之西陵武昌。如南北朝之懸瓠臨碭。亦宜專叙其廢興輕重之蹟。又如都邑之地。如唐之揚潤。宋之泉州。近代之上海。亦宜詳其經濟勢力。以明倚伏變遷之故。是以年爲綱。以人爲綱。以事爲綱之外。更增以地爲綱之一種。以地爲綱者亦宜與其他相爲呼應。汪容甫廣陵通典頗有此意矣。然僅知述興亡形勢。顧於揚州所以重於一時者曾未發明。曾不如洪容齋考唐時揚州之盛一小段爲深具史識也。

顏黃門云。河北人不信有萬斛舟。江南人不信有千人帳。古今事不可等量齊觀者多矣。秦漢人必不料二千年來之亡國敗家相隨續也。南北朝人必不料中國之終將一統而共主之仍爲胡族也。今人所視爲固然者。古人固不能無疑。而今人所驚詫不得其解者。彼時必自有說。苟非平心靜氣。設身處地。爲古人設想。殆必不能得其真相矣。建安中人但知曹操爲漢相。袁紹反有懷蹇不臣之迹。劉備則亡命之徒耳。不獨無正統之說。且未料及有三分之業也。而後之觀史者。預以後來三分之局觀測建安中時事。則必不能合矣。武后革命乃胡人母重於父之遺俗。唐初深受突厥影響。北方士族又多鮮卑之遺。故不甚以爲奇。使在中葉以後。則必不能行矣。今人覺其事在情理之外。多加詆斥。然唐初人於武后殊無甚貶詞也。諸如此例可以隅反。

紀述政治謀略軍事曲折之文最難著筆。如徑從事後作一總括之敘述。直等書牘。既令讀者索然氣盡。兼不能得當時錯綜變化之態。古今多少大事。後人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良由史文闕略。僅追叙數語而已。故不能知其委曲也。例如袁紹曹操之交兵。官渡一敗所以決定大局。然是役袁軍究何以敗。曹軍究何以勝。殊不分曉

。授其時勢。真有堅立不敗之勢。曹有知難而退之心。此一勝也。固所謂始顧不及此。而讀史者於此每茫然索解無從。軍事錯綜。史家記載最非易事。必使包舉而不蕪。疏朗而不漏。使讀者自尋勝境。相說以解。不煩勞人爲之指畫。方盡史職。若惟恐脈絡不能分明。鈎稽排比。使成簿籍。雖便記誦。徒啓厭惡之端耳。

叙軍事若但以月日爲綱。則成年表。以人爲綱。則成功簿。以此爲史。宜人皆視讀史爲畏途。而國人遂不能自解其國史矣。讀聖武記末有不中卷而欲睡者也。讀湘軍志雖不必能終卷。而一寓目猶可得其梗概。何則。其行文不拘一格。或類紀傳。或類表志。或盡載其人之語而不嫌其詳。或概刪習見之詞而不嫌其簡。他書止當編錄之任。此書則庶幾真史矣。然而文獻不足。歷來用兵之際。真有脈絡可尋者。惟通鑑之紀附末輩雄願復有意。過此皆不足言矣。

袁樞紀事本末一書。有鑒於讀通鑑者苦於一事或分隸數卷。一年或迭舉數事。顧此則失彼。覽後而忘前。用是以此事以綱而每篇不雜他事。使讀者耳目專營於此。不復有稍縱即逝之患。然事之來也。非如綱之在綱。或首伏於此而末見於彼。或合觀則兩澈。剖視則交迷。且一年之中。孰先孰後。一處之事。或即或離。專欲詳其首末。仍未觀其會通。昔人斷代之史。猶患支離。況乎事別爲篇。豈其至善邪。論者或以紀事本末體足當吾國最良之史體。亦言各有當而已。新國史徵取其意可也。

凡國家大變故出于非常。必有當時史臣。稟其朝命。加以綴飾。不遺痕跡。其上焉者。如晉史記賈充犯高貴鄉公之事。如唐史記秦王生建成元吉之事。事本醜惡。必宜裁構。但其跡雖改。其意自明。其謂隱晦。其事故在

。後人玩其紀述之苦心。便不難灼然得實。如陳泰對司馬昭云。秦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有此一語。則外間所論爲何。及昭之本意若何。不待指說矣。此記一語而真象畢見者也。秦王使尉遲敬德入宿衛。撰甲持矛。直至上所。其無父之心自是本意。其後更飾爲孝謹。神堯對之作投杼之言。明不合當時情事。神堯所以未遭毒手者。賴敬德能恫喝逼迫之使下手勅解散諸軍耳。此記一事而真相畢見者也。凡斯之比。皆古人勝於近人之處。蓋隱約其詞。使讀者意會。轉不致妄生猜惑。近世之事。則殊不然。如戊戌庚子之變。實錄竟置之不論。但削去某月某日以後諭旨。掩耳盜鈴。全乖政體。

唐以前之史雖有不可信者。然綫索固在。唐以後官私記載多不足據。是以今之編史。憂憂其難。近代諸大事。本之官史。則如魂去而魄存。采之私乘。則患黨同而伐異。近人率爾奮筆。或了無史識。直等夢囈。其矯詐不經。敢於弄舌。尤甚於唐人之以周秦行紀誣牛奇章宋人之以堂上播錢誣歐陽永叔也。大抵閭閻之事。人所難詳。風懷之談。耳所易入。傳會曖昧以快恩仇。民德之薄。亦吾儕之羞也。觀夫後漢書記黃允妻大會賓客。數允過惡。言畢登車而去。甚有率性而行以直報怨之概。其行爲何等光明痛快。庶幾人物臧否。世所共知。苟有矯誣。不難剖雪。褒貶之分較著。則羞惡之心彌存。唐中葉以後士大夫相處恒有含沙之毒。斯爲吾國人心風俗之一大變。詳究其故。自是科舉之爲害。倖獲之門益啓。則束身之道轉寬。毀譽不足以判升沈。是非不足以彰善惡。尙何史之足云。

自古興亡之數。既非一二人之賢愚所能決。亦非一二戰之勝負所能決。賢者不必能成。而負者不必終敗。楚漢之事。固其明証矣。漢有天下四百年。以至今日。當全史五之一。其爲重大關鍵無疑矣。凡後來思想制度皆漢

所定。顧高帝以匹夫五年而成帝業。爲有史以來第一不可解之事。當二主相持於滎陽成皋之際。果孰能決其後來所趨向耶。項之繼秦。不獨以力論固所宜然。即以人心向背論。何莫漢若者。然成皋三年相持。垓下一戰。楚霸。不幾令人疑史事如夢寐邪。欲令學者了然項蹶劉興之故。須首明兩國用兵之餉道。蓋一則恃巴蜀之富源。一則恃故會之轉粟。而洪溝乃楚國轉運齊魯淮泗食糧入汴入河之脈絡。此運道在楚手中漢終無如之何。楚失齊而梁讓其後。則運道將斷而勢不支矣。爾時乃經濟之爭。非土地名號之爭。秦蜀資源既裕。又未受戰爭蹂躪。人力物力取之不竭。而項氏所據者乃江淮之地。尚未及開發故也。中原力竭則江外在所必爭。漢魏以來。重心南移。非有江南。則常苦不能自存。假使項王聽烏江亭長之言而南渡。恐永嘉之局早成。而漢且不過爲苻秦而已。項蹶劉興。其故無他。秦蜀燕齊之富先成。而江淮之業晚就故耳。若徒斤斤於一策之用舍一士之進退。豈足以言史哉。

前史大事往往就一點分歧。致其結局全然懸絕。鴻門之宴。若項莊竟殺沛公。或樊噲竟殺項王。固當全史易一面貌。盡人知之矣。然即使死一人。而成功者亦未必屬其他一人也。斯時尚有一韓信未易處置耳。更有事不顯著而暗中轉移使讀者不覺者。如王濟請令劉淵當平吳之任是也。此策若行。則諸胡皆將南移。而晉室乃偏安於北矣。元海始即後來之隋文帝也。果爾則中國無南北朝之分裂。而漢胡南北之見全泯矣。此一事暗中決定全史運命。而前人略未論及。

論君主之優劣。最爲讀史陋習。所貴於史者。本不在臧否人物。况帝王之優劣了無定論乎。自秦漢以來。習稱漢文唐太。不知謂文景貞觀之世幾於太平可也。謂此二主爲令辟。豈篤論邪。若論君人之德。苻堅與武后。一

出夷裔。一匪鬚眉。而其納諫禮賢愛民勤政。尚有一種君臣一體氣象。轉較太宗之嬌情任術爲高。史家亦宜於此明辨之。

文選陸士衡弔魏武帝文云。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祕閣。見魏武帝遺令。是知遺令原文藏于祕閣。非直閣之官。職司文籍。則不得親見也。然觀文中所引遺令有指姬女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數語。又分衣裘下有後竟分焉一語。則又知是時祕閣所藏不僅遺令原文。且有當時史官記事之詞。合乎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之意也。由此推知魏晉間史官尙能舉其職事。遇有重大事故如此等比者。以所親見親聞撰爲實錄。藏之於官。以傳信於後世。而爲帝王者。亦初無掩飾避諱之意。使吾國史籍咸能根據於此。則必大有可觀矣。大氏錄入史籍之文。皆由後之史家。展轉摭拾綴屬而成。自史記漢書而外。鮮有自史官親見親聞者。唐之時政記尙由隨宰相入對而撰次成書。似猶存古意。珥筆之職。廢而不修。蓋自元明以來乎。明之諸主不對羣臣。故本無可紀。若清代無日不召見。庶政皆歸軍機處。軍機處檔案隨時送存方略館。即古之祕閣也。雖已無陸機所見之種種。然此僅存之史庫。不能以國家之力爲之整理保存。曠覽古今。可爲一慨。

本館代售之文史刊物

古今半月刊

每冊原價儲幣一元
連郵費共折收郵幣五角

上海郵備路二號古今出版社發行